



## 白丝红颜咫尺间

早清明，晚十一。

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年届古稀的母亲提着布兜早早来到我家，里面装着给祖父母上坟用的水果等祭品。母亲说，本来父亲也要回老家，临时有点事儿，就不去了。公交车在回乡路上疾驶，一个小时后，我扶着母亲下了车。

一踏上老家的土地，母亲神情立马喜悦起来，似乎有些迫不及待，脚步也变得异常轻松。我和母亲走在田埂上，母亲兴奋地用手指着附近的麦田，告诉我这块是张家的，那块是李家的，唯恐少小离家的我忘记了老家的一田一土、一草一木。

祖父祖母葬在村子西边的大块地里，站在村口抬眼就能看到。一路上，不时遇到村中故人，到处是朴实熟悉的脸庞。母亲笑着和他们寒暄，“回来了？”“回来了！”“到家里去吧！”“中啊，你先忙。”……聆听着这简单却亲切的对话，我心里有一种温热的东西在涌动，觉得久居城市的母亲似乎一直居住在这个村子里，只是昨天进城走了一趟亲戚。

走到小路尽头，再翻过一道土沟，就是祖父祖母的坟了。我搀扶着母亲小心翼翼地走着，风和日丽，走了不长一段路，母亲的额头已经沁出细细的汗珠，呼吸也急促起来。我们站在沟边歇息片刻，我说，妈，沟里不好走，咱们绕到那边走吧。母亲转身叹了一口气说，老了，不中用了。

我十分清楚母亲的话外之音。这个地方我们再熟悉不过，祖父祖母的坟西边不远就是我家的地块，近二十年都由我的一位本家叔叔耕种着。许多年前，我和父亲母亲在这块地割过麦、掰过玉米、拉过粪，那时母亲多么年轻，每逢秋麦农忙时节，她只需稍稍助跑，轻轻一跃，就能跳过这条土沟。白丝与红颜，相去咫尺间。这一切恍若昨日，一晃母亲就老了，别说跨越这条土沟，就连路走多了都受不了。

终于，我和母亲站在了祖父祖母的坟前。母亲从布兜里一样样掏出祭品，摆放在坟前的石板上。

微风拂拂，一派静谧。风吹散了母亲两鬓的白发，她口中喃喃自语，当她说“爹，娘，您孙子也来看您二老了”时，一行泪水滑过我的脸颊。末了，我在坟前磕了几个头，起身搀扶起了母亲。

上完坟，母亲拢了拢额前被风吹乱的头发，指着不远处的地块说，刚啊，咱家那块地有十几年没种了吧？我笑着说，可不是嘛，您和俺爸是2001年进城的，已经快二十年了。我知道母亲始终牵挂着老家的这些土地，就像整日惦记着她的三个子女。

母亲突然话锋一转，指着祖父祖母坟西面说，将来我和你爸老了，就埋在这儿。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忧伤。我赶紧说，妈，您说啥话呢，身体好好的，想那么多干啥。母亲微微一笑，刚啊，人不是自己说不走就不走，百年之后都要有这一天。

母亲说这话的语气像极了当年的祖母。小时候，每次和祖母一起从地里劳作归来路过我家祖坟，祖母总要驻足朝那里眺望，我曾天真地问祖母，您为啥老往那儿看啊？祖母说，孩子，将来我和你爷都要去那个地方。我一脸茫然，似懂非懂。直到多年后，祖父祖母魂归村西的黄土地，我才懂得，那片祖坟是一位又一位先人安息长眠之所，是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断的亲情延续。

在村口，我和母亲与几个偶遇的村里人道别，一阵风吹过，满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叹息，像是叮嘱，告诉我这个叫作梁庄的小村是根，是我人生的原点，不管走出去多远也不能忘本。我搀扶着母亲一直走到村外的公交车站，临上车时，我扭过头再次朝祖父祖母的坟看过去，默念着心中的哀思。这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老家堂屋的中堂柜两侧祖父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常念祖先之德，不忘父母之恩。”



◎梁水刚（平顶山新华区）

## 文化小店风味别

那天，我去县城办事。中午时分，饥肠辘辘。健康路路南，一个挂着“鸡丝米线”牌子的小店引起了我的注意。店名直接明显，毫不拐弯抹角，全无其他小店店名那样不可捉摸。走进店，迎接我的是一个满面和气的伙计。先让座，后倒茶，让我感到一股清新的春风扑面而来。

店面不大，只有两间，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操作流程，非常规范。桌凳餐具摆放整齐，地面一尘不染。几位食客正在看电视，一个姑娘正在灶边忙碌。灶台上早已准备好的食材，经过那姑娘巧手制作，很快就要端上餐桌。

我坐在那里，环视四周，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氛围——右边墙上是一幅题为“花开富贵”的牡丹图，硕大的牡丹花正以娇艳的姿态，向客人展示着它的国色天香；左边是当代著名书法家冯国堂先生的草书《沁园春·雪》，笔走龙蛇，狂放自如，让人恍若看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中间悬挂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肖像，一代伟人注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凝神思索，构思着祖国的未来；后面墙上是一幅《长江万里图》，滚滚江

水，浪花飞溅，波澜壮阔，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使人不禁发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叹。

墙上空隙处贴着名人名言，如高尔基的“我对于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小店的办店宗旨也很有意思——客人虐我千百遍，我待客人如初恋。

迎着店门挂着楷体的横幅：厚德载物。字体端庄秀丽，很有功力。我追问作者，店主说是自己的拙作。他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曾多次在市、县书法比赛中获奖，开店也没有丢弃自己的爱好。他问我最近是否参加县里举办的一次书法比赛，我回道：“说起来惭愧，我是想到做不到。忽雷大雨滴小，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那天中午，我吃到了正宗的鸡丝米线。米线绵软可口，香味纯正。触景生情，我分明在品味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这个毫不起眼的文化小店，在当今文化知识普及文学艺术盛行的年代，必将吸引众多文化人光顾。每来一次，都将受到一次文学艺术的熏陶感染，得到一次宝贵的享受机会。

◎马玉亭（平顶山叶县）

## 玲珑山上白茶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位于舞钢市庙街乡的玲珑山，虽无泰山的挺拔雄奇，亦无黄山的飘逸俊美，却以自身的天真自然和独有的数百亩白茶茶园，吸引了不少游人。

仲春时节，我与文友结伴来到玲珑山，沿山间小径漫步，只觉得满山绿意扑面而来。山风撩衣吻面，鸟儿林间盘旋，置身大自然中，顿生洒脱之感。风儿带着雨后的柔润，吹动满山坡青幽幽、绿茵茵的茶树，那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一层层、一排排茶树，手拉手、肩并肩，随风摇摆，彼此推着挤着扛着，像绿色的波浪，满山流动，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银光。

我凑上去，轻轻摘下两片嫩叶，含在嘴里，有一股淡淡的幽香。我沉浸在这绿色世界里，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命的感悟。尤其是采茶姑娘身着工装、背着茶篓在茶垄间来回穿梭，收获着满山的欢笑，真像是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茶场人告诉我，雨前茶，贵如金，现在正是采茶的黄金季节。为加强防疫，每天进入茶场的人都必须量体温、戴口罩。一个采茶工一天可采五六斤，一天约有150元的收入。我身旁的一位采茶女说，今春因疫情外出打工不方便，在家门口干了半个多月，已收入3000多元，制茶时还可干些杂活，这都要感谢茶场的董事长安晓军。

交谈中我了解到，茶场的创始人安晓军，家住舞钢八台镇，以前长期在外地经商。2014年，他邀一位种茶朋友到舞钢旅游，看到这里山清水

秀、气候宜人、土质独特，为方便劝安晓军在家乡试验种茶，说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生产出高品质有机生态茶。喜爱品茶的安晓军跑遍舞钢的山丘、平地，先后在五峰山、虎头山等地承包土地种茶，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发现玲珑山上的茶，品质和味道最佳。随后，在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首批承包140多亩荒山开始种植白茶，逐年扩建，今年是种茶第五年，茶叶长势良好，可采摘鲜茶上万斤，行情可观……

茶场主人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一边热情地在办公室为大家斟茶。只见他在透明的玻璃杯内依次放入新产的白茶，然后用烧开的山泉水冲泡。杯子里的茶叶被水冲开，浮在水面，犹如睡美人渐渐苏醒，慢慢睁开朦胧睡眼，舒展腰身，在水中翩翩起舞。茶叶与水结合后，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就像一曲灵动的音乐，去和鸣你的心弦。

细品“茶”字：上是草，下为木，中间乃人。真是人在草木中，茶道最永恒！一片茶叶，富一方百姓。如今，作为庙街乡的特色产业和脱贫攻坚项目，玲珑山白茶种植基地已惠及该乡8个村，为周边60余户贫困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是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目前第二批扩建茶园的规划已经开始落实。

归途中，望着满山生机勃勃的茶树，它们吸纳天地精华，正在把玲珑山的价值充分展现出来。不久的将来，玲珑山白茶将跻身全国名茶之列，续写乡村振兴的新传奇。

◎李炳镇（平顶山舞钢）